

# 年童的崙拜

André Maurois 原著

譯 如 錫 唐



# 拜崙的童年

法國 André Maurois 著  
唐錫如重譯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三五 十二 付排  
一九三六 二 初版  
一——二〇〇〇

No. 403

---

每冊實價六角

## 第一章 紐思德的拜倫族

### 紐思德的命運

穿過那座神祕的沙塢森林，在諾丁哈姆附近，有一隊披了黑色袈裟的僧侶，奧古斯丁（註一）教派的正宗僧侶，到橡樹中間來徘徊着。英王亨利二世，爲了暗殺了湯姆沙柏刻特，（註二）便給教皇恐嚇着，要把他驅逐出教會，他這才答應教皇來贖罪和添建教堂。

一塊地基在一個豁谷裏揀定了，傍着一條溪流和一片湖水；許多大樹給斫伐掉，爲的是要來歸榮上帝，和拯救那位皇上的靈魂；一大塊寬廣的地皮就這樣開拓了出來。灰色的石塊，築成蛾特式的窗子，——尖拱形的和菊形的——一座

規模雖小却是精緻的廟宇。廟宇的嚴肅意味，都給溪流和樹林的一片嫵媚景色柔和了。這座寺院是專獻給聖處女的，並且題上了紐思德這個名字，「新地方」

*Sancta Maria Novi Loci*。（聖瑪利的新地方）。

這個教派的清規很簡單。這許多僧侶不准有任何的私人財產；他們得愛上帝和他們的隣人，他們吃素來克制慾念，不和任何男人有什麼爭執，不看任何女人。還有，他們每年都佈施着錢米給窮苦的人家，來紀念他們廟宇的創建者。

差不多有三百年，紐思德的方丈們，都是住在這湖邊，接連着平靜的做他們的方丈。然後是日子漸漸的變得艱難了，教徒的虔誠，漸漸的變得勉強了。知識的口味在散播開來；帝王的贈品都捐送到專科學校去，到大學去，到醫院去。這許多容忍着一個皇帝的懺悔的民衆，給另一個皇帝的反覆無常嚇住了。——安娜鮑麗瑩夫人算不到是一個世界上美麗的女人。她是個中等身材，微褐的皮膚，長頸子，闊嘴，胸脯不十分豐滿的女人。事實上除了那位皇上對她的特別的胃口，

和她的一對眼睛確是漆黑而又美艷的以外，其餘什麼都談不上。」可是她却是一個分立教派的重要人物。英王亨利八世請求教皇來註銷他和亞蘭岡的容賽琳的婚約。那個教皇拒絕了。鮑靈的那派貴族，便極力來慫恿皇帝脫離教皇的權力，自己宣佈做英國的教主。這樣，他立刻可以滿足他對安娜的戀愛，又可以滿足他對金錢的慾望了。

他宣佈所有在二百磅收入以下的教堂，一概得把財產充公，送給皇家。教會的和財政的委員們，開始到各寺觀去巡查起來。那個在英國永遠被尊敬着的法律，要求皇上先得向僧侶們取到一張「自願割棄狀」；那時有一個叫約翰倫敦博士的，還爲了他的勸服方法和手腕的靈活，而變得很有名氣的。有了這張簽了字的契據，這位皇上便攫取了這許多寺觀的產業，把教堂裏所有的東西，都拿來賣掉，把幾處房產，贈給幾個大地主，這樣他可以確定他們對新教會的忠心。出賣教堂裏的雜物，把教士的生活全毀了，可是對於那位皇帝，這樣仍舊賺不到多大

的錢。抄本都給做小生意的買了去包東西；一間圖書館的目錄，簡單的變成了——「歌詩班舊書：六個銅子一本」。這許多牧師，就那樣地給掠奪得精光。有幾個接到了做俗僧職務的委任。其餘的祇收到了幾個先零的退休金；他們差不多完全離開了本國，跑到愛爾蘭，蘇格蘭，或是法蘭德斯去。「教會便這樣做了一個犧牲，每一個可憐的傢伙，都各自飛開找牠們自己的命運去了」。

在紐思德，倫敦博士把這張割棄契據給方丈，約翰勃萊克，和七個僧侶簽了字，那是一千五百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一號那天。方丈收到了一筆二十六磅的退休金。其餘的都是每個領了三磅六先零八便士。在離開以前，這許多和尚把他們的建廟者敕書，和一張飾着一隻銅鷹的講經臺，（他們設法從倫敦博士軍隊的搜括裏抽出來的，）一起投進湖裏去。他們這纔離開了。從此以後，紐思德的扁柏樹下，再也沒有人給帝王們的靈魂祈禱了。安娜鮑麗瑩的頭，也早就披散過她自己黑色的頭髮，給劊子手的刀割了下來，鄉下人都追悼着那許多被趕掉的僧侶，

並且相信他們將來死後，還是要常常來他們的空屋子裏作祟的。要是那一個膽敢去收買這座庵院的話，大家都相信牠會帶給買主許多兇禍的。一年以後，在一五四〇那年，亨利皇帝得到了八百金磅，把這所寺院賣給他的忠心的臣子，約翰拜倫男爵，就是那個大家知道的「有大鬚子的矮拜倫男爵」。

(註1) 奧古斯丁(August)(c. 1116—1160)英國的名教士。在十一世紀末葉，英國各地教堂裏的牧師，提倡一種適合於生活的新制度，此種制度，即題名作聖·奧古斯丁教派。又說，此係羅馬天主教堂裏的一種教派或教團，此種僧侶在英國都着黑色袈裟，故又名黑衣僧侶。

(註2) 湯姆沙柏刻特(Thomas a Becket)(1117—1170)康脫勃萊的大主教。十分驕橫。處處和亨利二世爲難。後又宣佈Constitutions of Clarendon 爲無效，無異揚言向王挑戰。終後在兩星期內爲皇室衛士所暗殺。



## 紐思德的拜倫家族

就這般接着紐思德的僧侶們住下來的那個拜倫，是這州裏許多最老的望族之一的開山祖。拜倫，或是布倫這一族，是隨了那個征服者（註一）從諾曼地移住過來的，他們在十字軍裏面，和後來在加雷（註二）圍城那一役，他們都很有些功績；他們都是大地主，不單是在諾丁哈姆附近一帶，就是在朗客郡裏的洛芝得爾和克萊登，都有和們的產業。他們的格言是：『Crede Biron』——『信託拜倫』——他們是法國擺倫侯爵的近親，所以他們把名字都寫成了法國式。『有大鬍子的矮拜倫男爵』，把峨特式的教堂改築到堡砦式；對這個宅第的式樣，他的子孫們都一逕很忠實的保存了下來。在後一個世紀，英王查利第一世內戰的時候，有一個拜倫，是英王的一個忠心的朋友，他曾指揮一族和他一般勇敢，一般粗獷的騎兵；可是他在厄齊山衝鋒得太早了，後來在馬斯敦草原那一役，又是犯了老毛

病。爲了這一雙大錯，才封做一個洛芝得爾的拜倫男爵，那時候魯伯特皇子曾在他的日記上，寫下了一段話：「拜倫男爵的不合適的進擊，闖下了許多大禍。」可是這位新男爵的節操，要比他的軍事謀畫有用得多。他從沒有放棄這忠君的大義過。後來紐思德給議會黨員（註三）圍了起來；把硫磺和鎔了的鉛汁潑到這古舊的牆壁上去；那片前時閒靜的蕩漾着讚美詩歌聲的琉璃似的湖水，現在却把襲擊者的喊殺聲，槍彈的嘶炸聲，喇叭的狂號聲，回響到樹林裏去。在克倫威爾（註四）勝利了以後，拜倫男爵也就跟了查理二世到法國去；就是在那兒，他的忠心仍沒有動搖過，因爲拜倫夫人，他的妻子，（據丕匹斯（註五）先生告訴我們，）是這位被逐了的皇上的第十七個情婦。

環繞着這寺院的樹林，慢慢的在犁耕的田壟前面，在添築的農莊前面，縮後去了。成羣的鹿在橡樹中間漫遊着。這拜倫族的莊園，再也不是孤單的了，有許多有錢的人家，都到他們的莊園附近來建造屋子。那所蓋得最講究的又是最近

的，便是安娜斯里，威華斯家族的住屋，那兒有一條漫長的橡樹的林蔭路，那條有名的「婚禮路」，直通到紐思德來：因為這兩家，曾在第三代的拜倫男爵，和威華斯子爵的女兒，依利莎伯聯了姻。這位第三世的男爵，他直活到十七世紀的末尾，幾乎整個的破產了，時間把這座寺院先前出賣時候的預言證實了；一個戴着黑色毗盧帽的鬼魅，夜裏在拱形的迴廊上徘徊着，這家的家運是在衰敗了。關於拜倫這家倒運的傳說，最後並且永久的給第四代男爵的兩個兒子證實了。那個長子，那第五世的男爵，爲了謀殺罪給貴族院拘去審問。那個次子，一個海軍軍官，是全個國度裏最倒運的海軍副上將。

(註1)(The conquerors)征服者係指諾曼人入主英國初期，創設强有力的獨立政府的威廉。

(註2)加雷(Calais)近多維海峽法國北部的一個城市。

(註3)議會黨員(Parliamentarians)十七世紀英國內亂時期反抗查理一世的

議官黨員。

(註四)克倫威爾 (Cromwell) (1599—1658) 十七世紀英國的有名政治家  
和軍事家。英吉利共和國時期主要人物。馬斯敦草原擊敗洛芝得爾的拜倫  
男爵。即係克倫威爾親自指揮的英愛混合「鐵軍」。

(註五)不匹斯 Pepys 1633—1703 薩末爾·不匹斯英國的日記家

### 那位「怪僻的男爵」

那第五代拜倫男爵殺死他的表兄弟，威華斯先生，安娜斯里的地主的故  
事，是悲慘地孩子氣的。這兩位鄉下紳士，每月一次的從諾丁哈姆趕到倫敦來，老例  
是在派爾邁爾大街的一家勳章旅店會集。在一七六五年正月二十六號，這慣常的  
集會，大家一逕還是很愉快的。隨後話題轉到怎樣才是保護鹿的最好方法上來。

威華斯先生堅持着必須嚴峻的來取締盜捕者；拜倫男爵却主張：最好的保護方法，是什麼事都不去管牠們。那時威華斯先生便很毒辣的說，他自己和查利西特萊爵主，他們的一個熟知的隣居，在五畝田地裏，要比他拜倫男爵全個采地上的鹿還要多些。要不是靠了他們的提防，拜倫男爵到現在可以在他自己的地面上，連隻兔子都找不出來了。拜倫男爵問他查利西特萊爵主的田莊在什麼地方。威華斯回答道：「要是你想知道查利西特萊爵主的什麼消息，好罷，他就住在那條第安街上，至於我，你大人是很曉得到什麼地方來找我的」。

就是這幾句乏味的話句，結束了這次談話；當拜倫男爵走出他的房間，他看到威華斯先生站在樓梯上。他們交談了幾句，於是叫一個茶房給他們開一間空房間。這個茶房留一個燭臺在桌子上；這兩個人立刻便關上了門；幾分鐘以後，一隻鈴響了。那旅館主人看到威華斯先生和拜倫男爵扭結在一起，威華斯已經受了重傷。後來給人家送回家去便死了。

一個貴族犯了殺人罪，祇有貴族院能够審問他，幾個月以後，貴族院請拜倫男爵自己住到倫敦塔裏去。然後他又坐進一輛馬車，給幾個騎了馬的差人，直押送到威斯敏斯脫教堂。那柄劊子手的斧頭，就攔在他大人身邊，刀口向着他。那個動手行兇的鄉下紳士提出來審問了；第一個在場見證人述了一個很謹慎的回答：「我的耳朵什麼時候都不大聽得真。」一個外科醫生報告這個傷口，怎樣給劊挑穿了肚臍，在胃袋上有了一條深長的切痕；法官問這個傷是不是就是威華斯先生的致死的原因，醫生說他是完全這麼相信的。拜倫男爵那時便提出了一個無罪的抗辯。於是從最近封爵的貴族起，直到皇親止，舉行表決了。那個被告便宣告不是謀殺罪而是故殺罪；而這個罪，又靠了一條專事庇護貴族的特別法律，一樣是宣告無罪的。傳達員一面「是的，大人」，「是的，大人」，那麼喊着，一面便把這個宣判書讀了出來。那最高法官突然攬起了他的白色法杖，於是威廉，第五世的拜倫男爵，便恢復了自由，回到他的紐思德的家中了。

事實上，兩方面的朋友，沒一個把這個殺人犯當做一個不可赦恕的罪人的。因爲威華斯先生是個出名的慍悍的暴漢。這個戰勝者，把他這柄殺死他的表兄弟的寶劍，直到他老死，一逕掛在他臥室裏的牆壁上。在本地，他早就給人家叫做「怪僻的男爵」的，爲了這次犯罪，更把他編說得像一個奇怪和可怖的人物了。許多可怕的傳說都在散播着，有幾隻完全是捏造出來的，不確的。例如說他有一次一怒起來，用手槍打死了他的馬車夫，他把這個屍身放在馬車裏面，靠在他的妻子身邊，他自己却來把這一對灰色的東西趕回家去。那隻說起他把他的妻子擲在教堂裏面一個水池裏淹死了的傳說也是不確的。不過他的脾氣的確很壞，他的褲帶上老是帶着他的手槍，他把那個不幸的拜倫夫人趕出紐思德去。他立刻娶了一個婢女，就是那個大家叫她「培弟太太」的。

在培弟太太骯髒的處理下面，那間廟宇，簡直變成了一個豬窠。這位婢作夫人的太太，把峨特式的殿堂做了一個牛欄；還把幾間壯麗的拱形圓頂的大廳，改

做成馬廄。那個怪僻的男爵，給他的獨子和他兒子的一個表妹，一個反對這阿翁的管束最倔強的對手的結婚，更完成了他和人類的隔絕。從此以後，這位拜倫男爵便竭力來毀滅他子孫的幸福。他把他樹園裏的橡樹，來還他的賭賬，砍倒了值五千磅的樹木，把他的蔥鬱的樹林幾乎全斫成了荒地。何拉斯窩爾坡爾（註一）差不多在這時候打那兒經過，他寫：「紐思德真逗人愛。那兒真是優美的和幽雅的——有許多很好的房間，和一所安適的屋子。」可是現在這個男爵，他接着說，是一個瘋子，他把他的樹完全斫倒了，「現在植了稀疏的幾株蘇格蘭杉樹，這活像是在一個什麼節日，鄉下孩子着他祖上的赤色的古舊制服似的。」爲了來完成損害他的兒子的最後一筆工作，拜倫男爵把樹園裏的鹿，殺死了二千七百頭，又和人家訂了一份二十一年的長期契約，把剛剛開採到煤層的洛芝得爾的產業，用種莫名其妙的一年六十磅的租價，租給了人家。

他的快樂，完全是那種喜歡惡作劇的孩子的快樂。他喜歡在黑夜裏跑出去，



偷開了水閘，讓水沖進來衝壞紗廠；他車乾了隣居的池塘；在他自己的湖邊，用石塊建築了兩座礮台，造了一隊孩子們玩的戰船，放進水裏去。他會整天的指揮着戰船和礮台中間的戰事，他們用種玩具裏的大礮互相攻擊着。拜倫男爵蹲在一個礮台裏，他的一個男僕，祖墨累，伏在一隻船上指揮着那一隊的軍艦。有的時候，這位大人伏在這所廟宇裏的石版鋪成的廚房的地上，不停的使螻蛄往他自己身上跑上跑下的作樂。到牠們懶憊的時候，使用根草鬚來逗牠們，這許多僕人常常說，這許多虫豸都認識牠們的主人，並且是服從他的。

(註一)何拉斯高爾坡爾 (Horace Walpole) (1717—1797) 牛津

第四世伯爵，英國十八世紀文學家。

## 倒霉曹操